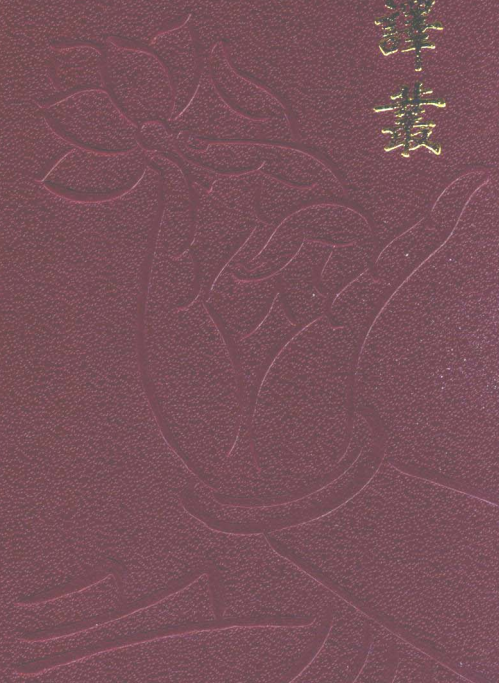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寶性論研究
梵漢對照究竟一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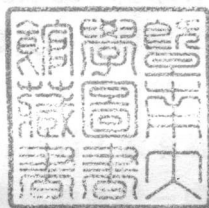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七十四冊

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

中村瑞隆著 譯叢編委會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寶性論」是印度大乘佛教哲學中，論述如來藏思想的代表性論書之一。在大乘眞常唯心系思想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處所收，包含日本學者中村瑞隆所撰之寶性論研究（即本書「序說」部分）及其所編校的「梵漢對照寶性論」全書。

近百年來的國際佛學界，從梵巴原典或對照藏漢譯本以研求佛典原義的風氣至爲興盛，且幾乎成爲研究印度佛書的基本準則。這種研究方法，當然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由於我們的梵、巴、藏文的學習環境並不理想，佛教大學又迄未設立，因此在這方面的成績，一直乏善可陳。在這種學習背景下，本書的刊行，當有若干意義。

本書除了將梵漢本寶性論並排一處，以供讀者作對照研究之外，作者在序說中所作的論述，也幾可視爲現代人研究佛書的典範。文中對漢譯本、藏譯本、及梵文原文都分別加以論列，並作出四種譯本的對照表。對本論的思想背景及其義理開展，也有說明。文末並論及作者問題以及本論與「無上依經」、「佛性論」二書的關係。這與我們傳統佛學界之但守一種譯本以作句讀訓詁的研究方式，確有很大的不同。值得省思。

譯叢編委會譯
中村瑞隆著

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原書後記

本書是E.H. JOHNSTON所出版的『RATNAGO-TRAVIBHĀGA-MAHĀYĀNOTTARATANTRA-ḤASTRA』之梵漢對照本。其梵文部分，今以羅馬字母標示。全書原刊載於『大崎學報』第一〇三號（昭和三〇年）至一一〇號（昭和三四年）。

梵本全體幾乎與藏譯一致，因此梵本的讀法依照藏譯。例如 p. 75 第四五偈的 *tathāvyatirekataḥ*，藏譯讀爲 *tathā avyatirekataḥ*，漢譯讀爲 *tathā avyatirekataḥ*。至於梵藏本不一致之處曾蒙龍谷大學月輪博士賜教。但有關兩者的相異，則留待『藏和對譯寶性論』（將由鈴木財團出版）出版時再予討論。

本書漢譯的訓點，係依據月輪博士的訓點本，以及由坂本幸男博士處所借得的宇井博士訓點本，其中著者本人不自量力而加以更改之處也不少。有關彌勒五論書的部分，曾蒙大谷大學山口益博士賜教；此外，也得到東北大學金倉圓照博士、山田龍城博士、羽田野伯猷博士等人給予種種指教。

梵本中的一些明顯誤植，此次皆依宇井伯壽博士的『寶性論研究』（昭和三四年十月出版），予以訂正。

在此謹向對本書一直給予指導的日蓮宗宗教學研究所

長望月歡厚博士、布施浩岳博士、石川海淨名譽教授、以及日蓮宗教學研究所員的幾位先生，由衷地表示謝意。本書再版之時，又蒙松濤誠廉先生賜教；序說的英譯係得自共立藥科大學助教授湯田豐氏之手，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若能帶給學術界任何助益，悉是仰仗恩師及諸位先生之賜；書中的任何缺失，全因著者學淺所致。

最後要向對本書的出版，極力奔走，不餘遺力的坂本博士及承印本書的山喜房書店的青木正男氏表示深厚的謝意。

又本書中的

$-\hat{a}-=-a+a-$ ， $-\bar{a}-=-\bar{a}+a-$ ，又
 $=-a+\bar{a}-$ ， $-\bar{a}+\bar{a}=-\bar{a}-$ ， $\bar{a}i$ 是 ai ， $\bar{a}u$ 是 au 。

中村瑞隆

序 說

一、關於譯本

『寶性論』一書在 1950 年由 E. H. Johnston 和 T. Chowdhury 二教授出版梵文本之前，已有下列幾種譯本：

(一) 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大正藏卅一）。

(二) 十一世紀印度的 Sajjana 和中國西藏譯官 Blo - ldanśes-rab 譯成的藏文本兩種：

(A) 彌勒（Maitreya, 270-350）造：「Theg-pa chen-po (ḥi) rgyud bla-maḥi bstan-bcos」（梵文題爲：「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

(B) 無着（Asaṅga, 310-390）的「Theg-pa chen-po (ḥi) rgyud bla-maḥi bstan-bcos-kyi rnam-par bśad-pa」）梵文題爲：「Mahāyānottaratantra-sāstra-vyākhyā」）

(三) 1931 年 E. Obermiller 將無着的「Vyākhyā」譯成英文，題爲：「The Sublime Science of the

Great Vehicle to Salvation being a Manual of
Buddhist Monism」。

梵本方面，H. W. Bailey 和 Dr. E. H. Johnston 兩教授公開發表的一九三五年敦煌出土的于闐書體的『寶性論』斷簡，一九四〇年在上海曾將重要部份英譯為『A Fragment of the Uttaratantra in Sanskrit』。又，一九三五年印度的 Rāhula Sāṃkṛityāyana 曾在中國、尼泊爾獲得兩種梵文寫本。我們盼望其早日出版。

Johnston 教授企圖出版此二種梵文寫本，他擬以十一世紀左右 Śāradā 字體的寫本 A 為主，以十一世紀左右 Nepali 字體的寫本 B 為副，並擬參照漢、藏、英譯，且附上序文。不幸他尚未完成計劃就逝世了。不久，此出版計劃由 Johnston 夫人委託巴特那大學的 Dr. T. Chowdhury 教授繼續完成，該教授將此寫本予以嚴密的對照，於一九五〇年在巴特那出版。

梵本的論名是『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m』(分別寶性大乘的最上秘義論)。此與無著的『Vyākhyā』各品最終的題目 Theg pa chen po (ḥi) rgyud bla maḥi bstan bcos dkonmchog gyis rigs rnam par dbye ba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ratnagotravibhāga) 是一致的。但是藏譯中的音譯論名——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大乘的

最上秘義論）和無著造的『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vyākhyā』（大乘的最上秘義論疏）之中，皆欠缺 Ratnagotravibhāga（分別寶性）。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和梵本論名『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m』之中皆有 Śāstra 這一點，可能是因為兩者的論名只是詳略之別而已。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中，含有根本的偈頌及其註釋的偈頌，未含有長行釋；而梵本的『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m』則含有根本偈、註釋偈和長行釋，此與無著的『Vyākhyā』完全吻合。

漢譯的論名是『究竟一乘寶性論』，根據經錄，別名是『寶性分別一乘增上論』。究竟一乘、一乘增上是「Mahāyānottaratantra」的意譯，寶性是「Ratna-gotravibhāga」的略譯，寶性分別是其直譯。由此可知，漢譯也是依據梵本的論名『Ratnagotravibhāga-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關於論名的解釋有種種說法，Ratna-gotra（寶性）的 gotra 譯為姓或是性。從 gotraṃ ratna-trayasyāśya viśayaḥ sarva-darśinām（此三寶之性是一切見者的境界。梵漢對照 p.39, I-24）看來，Ratna-gotra 意味著三寶之性。稱為三寶之性，是表示此論的內容含有佛、法、僧、界（性）、菩提、功德、佛業

等七種金剛句，敘說三寶是由性（即如來藏的因）、菩提、功德、佛業的緣所建立的，尤其着重於三寶建立之因——如來藏。漢譯『究竟一乘寶性論』的略稱為『寶性論』，此論在敘說三寶之因（即如來藏）的意義之中，表示出論的教理內容。『法界無差別論領要抄』將此論稱為『三寶性論』，是表示寶性就是說明三寶性。藏譯中的論名『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和『至元錄』卷九中的「梵文爲摩訶衍拏 烏怛囉 單特囉 沙悉特囉」完全相同，此意是在誇示本論之思想地位的優越性。Johnston 教授解說 Ratnagotravibhāga 是表示論的思想內容，Mahāyānottaratantra 是表示本論的思想性地位。這是極卓越的見解。

漢譯是一部四卷，大致可分爲兩部份。前一部份是指在論開頭所列舉的三百偈五言四句；後一部份是以三百偈中除去敘說歸敬的十八偈七十二句以外的二百八十二偈作爲主要偈，再附加上註釋偈和長行釋。關於前一部份，宋、元版在列舉主要的三百偈之後，加上「已說論本偈經竟」七字，今據此稱此主要的三百偈爲論本偈。後一部份包含論本偈和註釋論本偈的偈，以及長行釋。註釋的偈稱爲註釋偈，長行釋稱爲釋疏，此二者和論本偈合起來總稱爲釋論。

梵本和漢譯雖然略有差異，不過釋論部份則完全相同

。藏譯無著造的『Vyākhyā』與梵本是一致的。而藏譯彌勒造的『Śāstra』則欠缺釋疏部份，僅有論本偈和註釋偈，共四百一十一偈。

因此，『寶性論』的版本中，梵本和藏譯的『Vy - ākhyā』、漢譯的釋論是相同的，而藏譯『Śāstra』和梵漢則不相同，又梵藏本也不像漢譯那樣另外揭舉出論本偈。

漢譯分爲十一品：一、教化品；二、佛寶品；三、法寶品；四、僧寶品；五、一切衆生有如來藏品；六、無量煩惱所纏品；七、爲何義品；八、身轉清淨成菩提品；九、如來功德品；十、自然不休息佛業品；十一、校量信功德品。梵本和藏譯『Śāstra』、『Vyākhyā』皆是將漢譯的佛、法、僧三品和如來藏品、煩惱所纏品、爲何義品合爲一品，即：第一是如來藏品，第二是成菩提品，第三是如來功德品，第四是佛業品，第五是校量功德品。在分品方面，漢譯和梵藏之間的差異甚大。校量信功德品的論本偈中說：「像理趣那樣地解說：三寶、清淨界、無垢的菩提、諸功德、業等七種句義……」（梵漢對照 p.211；V-1）又說：「所謂佛界、佛菩提、佛法、佛業……」（梵漢對照 p.211；V-1）可見該論本身將教理的內容，在前文中區分爲三寶、如來藏、菩提、功德、佛業七種句義，在後文中將三寶包含在佛界，當作四種法。在漢譯的釋

論開頭插入了梵藏所沒有的「此論廣門有十一品，中則七品，略唯一品」，此即是依據廣門十一品來區分從教化品至校量品的十一品。對於論本身的教理性區分的七種句義（即中則七品）加上教化品，再將附屬於如來藏的煩惱論，獨立為煩惱所纏品；說明如來藏的理由，獨立為：為何義品，最後再加上闡明信謗之禍福的校量功德品。

梵藏本是將論本偈所說的七種句義中的三寶和如來藏合為一品，定為如來藏品第一、其次是菩提品第二、佛功德品第三、佛業品第四、功德品第五。在釋疏之中，於說明三寶之後，先說一句「*tatra samalāṁ tathatām adhikṛitya*」（在此關於有垢真如），然後才開始說明如來藏。由此看來，三寶包括在具有「有垢」這條件的如來藏之中，是不妥當的，從教義上來看它的品名，如宇井博士的『寶性論研究』（p. 30）所說，三寶和如來藏應該分開來考察。梵藏的分品是依據校量功德品中最初的論本偈所舉出的「佛界、佛菩提、佛法、佛業」四種法為前四品，才加上信功德品，而成為五品。由此可知梵藏分為五品的方法是根據論本偈的指示。但是依據七種句義，四種法中的佛界是為了三寶和如來藏所編寫的。因此，從教理的正確性來看，應將七種句義加上校量信功德品而分為八品。

二、漢譯論本偈和釋論

漢譯是由第一部份論本偈和第二部份釋論所組成的。釋論以偈來註解論本偈，更以長行來詮釋，因此應將論本偈記述出來，但是漢譯的釋論在這點上是比梵藏草率。

首先來看看論本偈的教化品第一，其中包括歸依三寶、教誡誹謗大乘、樂求正法久住的歸敬十八偈。此一歸敬偈在漢譯釋論中既沒有記載，也沒有註釋，又，梵本、藏譯『Śāstra』和『Vyākhyā』兩本皆沒有此偈，故可知此偈和論本偈絕不是同一位作者。在無量煩惱所纏品第六之中，是以『如來藏經』的九喻（採用巧妙的例子來證明如來藏為無量的煩惱所蒙蔽）和『勝鬘經』的五住地惑為基礎，說明九種客塵煩惱。即：(一)貪使煩惱；(二)瞋使煩惱；(三)癡使煩惱；(四)增上貪瞋癡結使煩惱；(五)無明住地所攝煩惱；(六)見道所斷煩惱；(七)修道所斷煩惱；(八)不淨地所攝煩惱；(九)淨地所攝煩惱。『如來藏經』的九喻為：(一)華佛譬；(二)蜂蜜譬；(三)繪實譬；(四)糞金譬；(五)地寶譬；(六)果芽譬；(七)衣像譬；(八)女王譬；(九)模像譬。『勝鬘經』的五住地惑為：(一)見一處住地；(二)欲愛住地；(三)色愛住地；(四)有愛住地；(五)無明住地。

漢譯的論本偈中以五十四偈來說明如來藏被九種客塵煩惱所隱蔽。此五十四偈在漢譯釋論中被省略（梵漢對照

p.119 下註一)，而在梵本、藏譯的兩本中被列舉出來。關於此五十四偈，漢譯釋論雖然也提到「自此以下依此略說四偈句義，餘殘譬喻五十四偈廣說應知」，但是仍將五十四偈省略。此五十四偈就如梵藏本中所列舉的一般，為開展煩惱論而引用『如來藏經』當作素材，因此在卷首的論本偈中列舉出來，但是漢譯本則將釋論中原有者加以省略。

又第九如來功德品是就無垢真如法身及其所顯現的色身功德來說明如來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大人相。在論本偈中，十力是以金剛譬來說明，四無畏是以師子譬來說明，十八不共法是以虛空譬來說明，三十二大人相是以水月譬來說明，各個說明中皆具有法說和譬說。釋論將法說和譬說分開，而梵本、藏譯的兩本則如漢譯論本偈一般，是法譬雙具。因此漢譯釋論原本的順序也應該和漢譯論本偈、梵藏相同（對照本 p.175 下註四）。其次的第十：自然不休息佛業品，是以九個譬喻來說明佛的慈悲行可以自然的做到，共有六十六偈。此九個譬喻為：(一)鏡像譬；(二)妙鼓譬；(三)雲雨譬；(四)梵天譬；(五)日譬；(六)摩尼譬；(七)響譬；(八)虛空譬；(九)地譬。這是『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的節略。但在釋論中沒有任何註釋，漢譯的釋論也將此省略（對照本 p.190 下註二）。梵本和藏譯的兩本之中揭載有與漢譯論本偈相同的六十六偈

。關於此六十六偈，釋論中說：「依此一行修多羅攝取義偈九種譬喻，自此以下廣說餘殘六十六偈應知。」並將此省略。漢譯釋論的佛業品也和上述的煩惱品同樣是從經中摘出大略，因為已刊載在論本偈中，所以予以省略。

根據上述從梵藏兩本來考察漢譯論本偈和釋論可知，其中存有像教化品一般的增補情形，也有如煩惱品、功德品、佛業品一般，在釋論中故意調換次序，以及省略的情形。煩惱品、功德品和佛業品的許多偈皆刊載在論本偈之中，而為釋論所省略，由這一點可證明論本偈和釋論是分別成立的。

又，在漢譯之中為了便於理解，有些部份再度引用同一個偈。即在敘說三寶之後，論中又提出三寶從何生起之事，說：「從有垢及無垢的真如、無垢的佛功德、勝業生出極淨的三寶，是見第一義的人們的境界。」（對照本 p.39 ; 1-23 ）說明三寶從雜垢的真如、無垢真如、佛功德、不休息的勝業中生出。在漢譯之中，此偈頌先是載於僧寶品之中，梵、藏本也於與漢譯相應之處說此偈頌。其後漢譯的如來藏品又引用此偈頌，在此之後才開始說明如來藏。而梵藏本僅提出一句「其中，關於有垢的真如」，之後立即開始說明如來藏。漢譯的論本偈之中，也沒有再次提出此偈頌。這是因為在梵漢中認為佛、法、僧、如來藏是具有連貫性，而不是各自獨立的品，所以不需要再次

引用。而漢譯是將佛、法、僧、如來藏各自獨立爲一品，各定品名，因此爲了便於理解而再次引用。

在漢譯釋論中存有論本偈的省略、配置轉換、再次引用、長行釋增補的這些情形，在漢譯者所譯的原本中是沒有的，因此可知這大概是漢譯者考慮到煩簡的結果。

三、漢譯異本的分卷和分品

從此論的漢譯來看，高麗版、宋、元、宮內省本和明本之間的分卷分品各有異同。就經錄來看此論的卷數爲：『法經錄』、『仁壽錄』、『靜泰錄』、『譯經圖記』所載是四卷；『三寶記』是四卷或三卷；『內典錄』是四卷八十六紙；『大周錄』是勒那摩提譯的是五卷或四卷，或是三卷九十八紙，菩提流支譯的是四卷或五卷。『開元錄』、『貞元錄』的卷數同於『大周錄』，紙數皆是八十六張。關於此論的漢譯者，如『法經錄』、『仁壽錄』、『靜泰錄』等認爲是菩提流支單獨譯出。『三寶記』依據與譯者同時代人寶唱的經錄而認爲是勒那摩提所譯。另外，『譯經圖記』、『內典錄』、『大周錄』則認爲是上述二人皆有譯出。『開元錄』、『貞元錄』也是如此認爲，不過又說是由菩提流支先譯，其譯本現已佚失，而勒那摩提是後譯，其譯本現存。

在這些經錄之中，將『寶性論』認爲是菩提流支譯的

，將『究竟一乘寶性論』認為是勒那摩提譯的。若依所提到的具體性的張數及同帙的論這兩點來看，可斷定譯者是勒那摩提。但是，『大周錄』卷十三說：「究竟一乘寶性論一部五卷（或四卷或三卷亦云寶性分別大乘增上論九十六紙）、寶性論一部四卷（或五卷）、思塵論（三紙）、觀所緣緣論（三紙）、三具足論（二十紙）右三論同卷，右五論十卷同帙。」在此記事中，只有『寶性論』一部四卷未標明紙數，又提到「右五論十卷同帙」，關於『究竟一乘寶性論』和『寶性論』二部，與『思塵論』等三論同帙這點要如何解釋呢？自古以來，可知『大周錄』之中含有許多疑點。例如，『三寶記』卷九和『內典錄』卷四依據『寶唱錄』而說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並譯，二德乖各不相詢訪其間隱沒……後人始合」一本。『開元錄』卷六、『貞元錄』卷九記載勒那摩提譯的『寶積經論』四卷是欠本，其在『大周錄』卷十三之中，被編為與『菩提資糧論』一部六卷同帙，又與『阿毘達磨雜集論』十六卷也是同帙。後人合為一本及流支譯的『寶積經論』收在兩帙這一事實，尚無法解釋後人在合本之前是否將兩譯收在兩帙之中，只能指出『寶積經論』的漢譯異本是收在兩帙之中。因此，兩部『寶性論』存於同帙的記事，也不是指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譯本是在同帙，而指的是原本和異本。